

先秦早期君子的“位”与“德”

钱念孙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合肥 230051)

摘要:先秦早期传世文献如《周易》《尚书》中的“君子”概念,学界多认为其内涵主要是指君王及贵族等“有位者”,是孔子在《论语》中反复论述赋予其诸多“有德者”的内涵,才使该词成为一个具有褒扬人品道德意蕴的词汇。其实,孔子之前的西周至春秋时期典籍如《周易》《尚书》等,有关“君子”一词的描述和记载,在指称“有位者”时常常并非只有“位”的意义,而是在许多情况下同时关注并蕴有“德”的内涵。“以位而名,含德而生”是先秦早期君子的主要特征和品貌,这既为后世君子形象的成长和丰满奠定了基本格调,也深刻影响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及道家、墨家、法家等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对君子作为中华民族代表性人格形象的千锤百炼和打磨塑造。

关键词:君子;位与德;以位而名,含德而生

中图分类号:K221.04;B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0625(2023)04-0088-04

早在中国学术文化晨曦初露的商周时期,“君子”一词已如霞光缕缕,在先秦原典的莽林里四处闪烁。除去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分别有“君”和“子”的单字不算^[1],先秦早期传世文献如《周易》《尚书》中,“君子”概念星罗棋布,使用频繁。这些先秦早期原典,不仅孕育和形成的年代比《论语》更早,而且其记载和描述的内容,与孔子生活的时代也有百年乃至数百年之遥远。这些原典里的“君子”概念,内涵和外延虽然在不同语境下互有差异,却又有大体一致的指向和规定性。对此,学术界探讨颇多且成果丰硕,但在“位”与“德”的总体定位上,又略显不够精准和贴切,包括笔者此前的文章也存在疏漏。这里亡羊补牢,简述检讨如下,以期“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并就教于方家。

—

关于“君子”一词的含义及衍变,学界多认为:其最初主要指君王及贵族等“有位者”,是孔子在《论语》中反复论述和重新界定,赋予其更多“有德者”的内涵,才使该词成为一个具有褒扬人品道德意蕴的词汇。如武道房《试论中华传统君子人格》认为:“‘君子’一词在《周易》《诗经》中已大量出现,最初是对统治者、贵族男子的尊称。到了春秋时期,孔子丰富了

这一词语的内涵:‘君子’不仅仅是指那些贵族官僚了,更主要的是指道德完善、品行高尚的人。”^[2]洪修平、孙亦平《君子、理想人格及儒道君子文化的相异互补》也指出:“‘君子’这个概念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孔子儒学赋予了‘君子’以丰富的道德内涵,从而使君子成为有道德之人的代名词,是传统伦理道德完善的人格化体现。”^[3]笔者此前撰写的多篇相关文章,如《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明日报》2014年6月13日)、《新华文摘》2014年第19期)、《君子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and 影响》(《学术界》2017年第1期)、《君子文化的传统魅力和当代张力》(《光明日报》2018年4月3日)、《家国情怀的萌生与君子人格的确立》(《江淮论坛》2020年第2期),等等,均持此观点。

这种先秦早期君子并非指“有德者”,而主要指“有位者”的见解并非始自当代,而是由来已久,或曰古已有之。俞樾的《群经平议》谈论孔子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说:“古书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言。上文‘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白虎通·号篇》曰:‘君之与臣无适、无莫,义之与比’,是汉世师说如此。后儒专以人品言‘君子’、

收稿日期:2023-10-28

作者简介:钱念孙(1953-),男,安徽芜湖人,研究员。研究方向:美学和艺术理论、文史研究。

‘小人’，非古义也。”^[4]钱穆《论语要略》云：“君子、小人，古人皆以有位与在野为解，至后世而浸失本义，遂以为有德、无德之辨矣。”^[5]余英时的《儒家“君子”的理想》也说：“‘君子’在最初既非‘道德之称’，更不是‘天子至民’的‘通称’，而是贵族在位者的专称。”“孔子以来的儒家是把‘君子’尽量从古代专指‘位’的旧义中解放了出来，而强调其‘德’的新义。……这是古代儒家，特别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6]

毋庸置疑，这看法言之成理，考之典籍，亦持之有故。许慎《说文》云：“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在金文中，“尹”为手执笔或权杖，字形与“父”相近，有父辈掌权治理事务之意；“口”表示发布号令^[7]。郑玄注《仪礼·丧服》“君”云：“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8]春秋时代，“子”是对男子的美称，也包括列国卿大夫等地位较低者。汪中《述学·释夫子》云：“古者孤卿大夫皆称‘子’，子者，五等之爵也。……《春秋传》：‘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小国之君则子男也。子、男同等，不可以并称，故著‘子’去‘男’，从其尊者。”^[9]由此可知，“君子”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基本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周易·遁卦》象辞：“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尚书·周官·大禹谟》：“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国语·鲁语上》：“君子务治，小人务力”等，也都是在王侯及卿大夫等贵族的意义上使用“君子”概念。

二

不过，若深入细察，以上对早期“君子”内涵的解读和阐释，虽然顺理成章却不够全面严谨，显得有些粗疏而不够精当。其偏颇之处在于，从西周至春秋时期有关君子的描述，或者说孔子之前典籍有关君子的记载，如《周易》《尚书》等，“君子”一词在指代“有位者”时，常常并非只具有“位”的意义，而是在许多情况下同时关注并蕴有“德”的内涵。如上引《周易·遁卦》象辞“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句即是说：天下有巍然不动的大山，象征退避隐逸。君子应效法此道，远离小人，虽未显憎恶之情，却自有威严。该卦还有“好遁，君子吉，小人否”的象辞，也是说喜好退让隐遁，对君子吉祥，而小人却难以做到。这里“遁”（退让）、“吉”（吉祥）、“远小人，不恶而严”等，显然都包含着价值评判，具有一定的道德意蕴。至于

上引《尚书·大禹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则明显饱含对“君子”的正面推崇及其“在野”的不满和愤慨。由此可见，君子人格的胚胎含德而孕并带德而生，注重“位”与“德”的结合是君子概念与生俱来的特征，也是中华先民早期开疆拓土，从蛮荒走向文明本能蕴有向上向善追求的客观反映。

古老的中国步入殷周时代，已经形成比较稳固的氏族血缘宗法制度。依此制度，周王自封为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天下政治上的共主，握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天子的众子嗣分封为诸侯，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是同宗贵族的大族长，又是本国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封国的权力。诸侯的众子分封为卿大夫，同样由嫡长子继承，对诸侯为小宗，在本家为大宗，世袭官职，并拥有统治封邑的权力。卿大夫还分出有“侧室”或“贰宗”等。如此层层循环，构成殷周至春秋间严整有序的氏族宗法制度体系^[10]。所以《孟子·离娄上》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殷周和春秋时期的“家”，并非指后代的个体家庭或家族，而是与“邦”“国”交叠的氏族和部落。如章太炎所言：“古代的家和后世的家大不相同。古代的家，并不只包含父子夫妻兄弟这等人，差不多和小国一样，即孟子说‘千乘之家百乘之家’”，故不齐家者不能治国^[11]。

不过，氏族宗法制讲究血缘关系的“亲亲尊尊”，也同时注重超越血缘关系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尚书·虞书·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这就是强调：君王圣明，大臣贤良，百事顺康；君王胸无大志而目光短浅，大臣则易散漫懒政，万事荒废。孔颖达注解“丛脞”曰：“细碎无大略。君如此，则臣懈惰，万事堕废，其功不成。”^{[8]144}《尚书·周书·洪范》又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孔颖达疏曰：“言天子布德惠之教，为兆民之父母，是为天下所归往，不可不务。”^{[8]190}正是当时社会存在这种认识和现实，李泽厚谈论氏族宗法制首领时说：“在远古，氏族首领必须以身作则，智勇谦让超出一一般，才能被选，并且他还必须对氏族命运负责，遇有灾难，他必须首先‘检讨’，或者下台。文献中种种关于汤祷于桑林的传说，甚至后世皇帝下罪己诏之类，亦均可说乃此风之遗。”^[12]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氏族宗法体制首领实质是“合一族之人,奉其‘族贵且贤’者而宗之”。这种既注意“亲亲尊尊”(族贵),又重视“选贤与能”(且贤)的举措和传统,是维护氏族宗法制度的有力保障。《国语·周语中》载鲁国名臣臧文仲的话说:“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是以夏、商兴亡对比,说明首领道德品质和智慧才能对家国及族人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所以《论语·颜渊》篇称赞:“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对鲁国叔孙穆子说:“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此两例从一正一反两面证明,自古至春秋时期,即便是在氏族血缘世袭制的体制下,重视为政者和贵族子弟的贤德与才干,乃是社会有识者的共同认知。因此,孔子以前的原典文献谈论“君子”时,常常在指称王侯臣僚等贵族身份的同时,也兼有甚至看重对其德行贤能的确认和评价。

三

那么,先秦早期原典中“君子”概念在“位”与“德”的关系上,究竟包涵和呈露怎样的蕴涵呢?由于《左传》《国语》等编撰年代与孔子相近或交集,很难明辨是否受到孔子思想的濡染,暂且存而不论。此择《周易》《尚书》二部远早于《论语》的传世原典,以窥其实情,探明原委。

《周易》作为上古时期的占筮之书,许多爻辞和象辞都提到“君子”,可说是为君子修身、明德、立教、解惑之作。张载《正蒙·大易篇第十四》即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大小,及系辞其爻,必谕之以君子之义。”^[13]《周易》有关君子的论述,最著名的当然是乾卦和坤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里的“君子”,如孔颖达注疏云:“谓君临上位,子爱下民,通天子诸侯兼公卿大夫有地者。凡言‘君子’,义皆然也。”^{[8]14}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句名言并非着意君子的地位,而是突出强调其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品格。又《乾卦·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就是肯定君子白天勤奋努力,夜晚戒惧反省,才能没有悔恨。《谦卦》象辞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这是说平地负载高山,

象征谦逊;君子应效法此德,删减多余而增益不足,权衡事物而公平施予。孔颖达注疏谦卦“谦:亨。君子有终”卦辞云:“‘谦’者,屈躬下物,先人后己,以此待物,则所在皆通,故曰‘亨’也。小人行谦则不能长久,唯‘君子有终’也。”^{[8]30}该卦象辞还有“劳谦君子,万民服也”,这是称颂“有功劳又谦虚的君子”,广大民众都对他信服。如此等等有关君子的描述和评议,在《周易》的经部和传部均俯拾即是,无不透出“君子”虽主要指称“有位者”,却同时也寓含“有德者”的内蕴。

《尚书》作为汇集上古及夏商周三代政事公务和函札的文献,所言“君子”多指有职位的官员或君王,不过这些君王和官员虽自谓承天受命,却需要以德行为基础方能禀受赓续,因而多半被赋予增强品德修养和个人约束的要求。《尚书·周书·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穡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这是周公告诫为官的君子,不能只顾贪图享乐,而要体察和了解耕种及收割的艰辛,然后享受安逸,这才能知晓百姓的辛劳疾苦。《尚书·周书·周官》:“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这是周成王教导各级君子官员,要恪尽职守,慎重发号施令,号令一旦发出,必须贯彻执行,不得违反。用公心和公正消除私心和私欲,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尚书》其他篇章所涉“君子”,也常常与德行和修养相联系。如《尚书·周书·酒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也是强调各位官员君子不能随意饮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即便在祭祀时喝酒,也要以道德加以约束,不能醉酒误事。

以上种种表明,君子作为中华民族代表性人格的种苗,其在悠远的商周及春秋莽原上破土而出之时,虽然主要身份是基于血缘世袭和处于社会上层的“有位者”及“尊贵者”,但也注入和携带了“有德者”和“贤明者”的基因。当然,有位者之“德”之“贤”,更多出于维护其江山永固的考量,更多涉及恪尽职守、身先士卒、公而忘私、体恤民瘼等治国理政之官德,但这些不仅与普遍伦理要求并不矛盾,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其本身就是普遍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这就是说,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君子”,既多半是对“劳心者”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身份定位,也常常作为一种德行修养和文化

品格而被认定,包含着某种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的寄托与倡扬。

先秦早期君子“以位而名、含德而生”的倾向和品格,为后世君子形象的成长和丰满奠定了基本格调,

也深刻影响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及道家、墨家、法家等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对君子作为中华民族代表性人格形象的千锤百炼和打磨塑造。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甲骨文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2:40,555-556.
- [2] 武道房. 试论中华传统君子人格[N]. 光明日报,2022-04-16(11).
- [3] 洪修平,孙亦平. 君子、理想人格及儒道君子文化的相异互补[J]. 哲学研究,2018(4):15.
- [4] 俞樾. 群经平议:卷三十[M]. 刻本. 1871.
- [5] 钱穆. 论语要略[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133.
- [6] 余英时. 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163.
- [7] 徐中舒. 甲骨文词典[M].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286.
- [8] 十三经注疏:上册[M]. 阮元,校刻. 北京:中华书局,1980:1100.
- [9] 汪中. 述学[M]. 戴庆钰,涂小马,校点.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08.
- [10] 杨宽. 古史新探[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66-196.
- [11] 章太炎. 国学概论[M]. 曹聚仁,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4.
- [12]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6.
- [13] 林乐昌. 正蒙合校集释: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12:688.

Position and Virtue of Junzi in the Early Pre-Qin Period

QIAN Niansun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230051,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Junzi in early pre-Qin literature, such as the *Book of Changes*, *Book of Shangshu*, is widely agreed in academic circles to mainly refer to influential individuals such as kings and nobles. It is Confucius' repeated discussions in the *Analects* that endow Junzi with many virtuous individuals, which makes it a vocabulary with moral connotations praising one's character. In fact, the descriptions and records of the term Junzi in ancient books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o the Chunqiu Period before Confucius, such as the *Book of Changes*, *Shangshu*, and the like, often regard those people with positions as not only with the meaning of position, but also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virtue in many cas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and appearance of early Junzi in the pre-Qin period was named after their position and born with virtue. This not only laid the basic style for the growth and richness of the image of Junzi in later generations, but also deeply influenced the Confucian school represented by Confucius and Mencius, as well as the entir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uch as Taoism, Mohism, and Legalism, which honed and shaped the character image of Junzi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Junzi; position and virtue; named by position, born with virtue

[责任编辑 夏强]